第一卷 失落的自由

1. 黑色的序幕

天地轮转，命运使然，旧的痕迹在时间的洪流中渐渐消泯。

失落之城，方圆百里，然不为世人所知。

静谧的夜空，深邃的令人不安，高悬的一轮圆月洒下猩红的月光，散落的余辉映照在城墙的一角，目光所及，饶是那心智坚定之人，也会悚然于心。

月光清冷，风亦微凉。

古朴的城墙之下，纵横交错的尸骨如峰峦一般堆砌。血液的黑，加上骨骼的白，交织在一起，便造就了这地狱般的画卷。

不远处，一汪小小的血池里，几颗狰狞的头颅或沉或浮，食腐秃鹫们拍打着翅膀，兴致勃勃的争抢着散落在地的肉块，尖利的叫声不绝于耳。

这便是失落之城，一座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小城。

……

城内，青石铺就长路，红砖筑就窄巷。光滑的石板，笔直的深入窄巷后，在一处拐角处突兀的绕走了。

巷子的尽头，大都是一些破败不堪的院落，月华之下芳草萋萋，几堵孤立的残墙缄默不语，腐朽的门板黯然歪倒在地。

街上，一簇簇火苗在微风中摇曳，几名光着膀子的壮汉，上身布满了伤疤，宽大而有力的手掌中紧握着各式各样的武器，脚步仓促却毫不慌乱。

他们，在追赶着什么。

领头的是一个独眼，他的脸上满是怒意，额头的青经根根暴起，嘴里还不时的发出野兽般的吼叫。野兽，倒是配上了他的一身行头。

“兔崽子们，给老子快点，要是那个小娘皮跑了，老子让你们这群瘪三一个月下不了床！！！”

巷子的深处漆黑如墨，高墙挡住了月光，却挡不住人的脚步。

壮汉们的前方，一位美貌的女子如同受惊的小鹿，四处乱窜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巷子里匆忙前行。

她大口的喘着粗气，心跳也变得越来越快，这是害怕的表现，天知道落入这班人手里会是怎样的下场。

她想活下去。

然而，命运似乎并没有垂青这位女子，巷子的前方，一堵高墙挡住了她的去路，不远处的脚步声越来越近。

当独眼壮汉带着一干手下出现在巷子的另一端，火把照亮漆黑的巷子时，他看清了女子的面容，顿时猥琐的笑出了声。

女子开始颤抖起来，失魂落魄的眼神里，满是绝望之色。

“嘿嘿，我的美人，你跑的倒是挺快啊？怎么不跑了，你倒是继续跑啊？”

独眼的一词一句，如同一把把利刃扎在女子的心头。

“看老子等会怎么伺候你！”独眼把武器丢给了手下，吐了一口唾沫，搓了搓手。

“大哥，您看，这小娘皮生的如此俊俏，待会玩完了能不能不杀，这模样定能卖个好价钱。”接过武器的手下两眼放着精光说道。

啪！

独眼回过头来就是一巴掌：“你他娘的想钱想疯了吧？这钱你也敢赚？信不信老子现在就砍了你？嗯？”说完又是一脚。

“没出息的东西！滚！”

收拾了不听话的手下，独眼摸了摸自己的光头，生气的唾了一口，转而朝着女子笑了一笑。

见状，女子下意识的蜷缩了在了墙角，紧紧地的抱住了自己的双腿，皙长的指甲深深的嵌入小腿，一丝殷红在洁白的纱裙上绽放。

独眼越走越近，他甚至能够清晰的听见猎物粗重的喘息声。

待到跟前，他粗鲁的一把抓住女子的脖子，开始审视起这到手的猎物。

嘶！

沸腾的欲望之血充斥着独眼的全身，他一把撕开了女子的上衣，雪白滑嫩的肌肤顿时展露无疑，在月光的笼罩下仿佛古玉一般晶莹剔透。

“哇哦！”一干手下乘势起哄。

女子顺势倒在了地上，惊慌失措的她被这一幕吓坏了，虽然早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

独眼低头，目光正好撞上了女子胸前的突起，心中的兽欲越发按耐不住。

死死的抱住自己的身体，慌乱中捡起散落在地的布料，女子试图遮挡春光。 不过一切都是徒劳的，她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衣物一点点的减少。

独眼的笑声越发猥琐，他有些迫不及待了。

然而，他的笑容终究是凝固在了上一秒。

一道血箭喷在女子的脸上，惊叫声在整个小巷回荡。一颗头颅掉落在地，独眼甚至没有发出一点声响。

瞪大的双眼里，满是疑惑、不甘，以及恐惧。

猩红的月色落在墙头，一道挺拔的身影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，手中的长剑，更是发出令人心悸的寒光，剑刃上血迹缓缓滴落。

“老大死了，老大死了，快跑啊！”

独眼的一干手下，惊惧万分，扔下手里的武器火把，便撒腿就跑，至于身首异处的老大，早被他们忘得干干净净了。

老大？死了的那还是老大吗？在这里，活着才是一切。

黑色身影也不去追，他跳下高墙，半蹲着安慰受惊的女人。

他早已收起心中的怒火，目光也变得柔和起来，和之前的凶煞模样简直判若两人。从怀中掏出一件衣服，递向女子。

女子一定是吓坏了，愣愣的呆在原地，一双大眼睛涣散无神，精致的鼻头渗出细小的汗珠，小巧的红唇微微颤抖着。

一时间没有缓和过来，竟忘了伸手去接面前的衣物。

“已经没事了。”黑衣人的声音有些稚嫩，显然是一个少年：“虽然是男人的衣服，但现在也就不要再介怀了。”

他安慰了女子几句，同时还捋了捋衣服上的褶皱，便准备将衣服披在女人的身上。

突然，一道寒光从女子的口中激射而出！

他毫无防备，虽然武艺颇精，但如此近的距离，即便躲闪及时，可终究还是被伤了手臂 。

落地瞬间，他顺势抬起完好的左手，一把掐住女子的脖子。

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话音刚落，却见那女子嘴角溢出黑血，已然没了生机。

他强忍剧痛，额头满是冷汗。右臂的伤口隐隐有些发黑，血液也不再是鲜红。

暗器有毒！

环顾四周，少年不得不小心起来，确认没有后续危险之后，便拖着受伤的身体，迅速消失在夜幕之下。

却不知，巷子的一角暗处，依稀站着一个诡异的人影，在嘴角露出一抹残忍的微笑之后，瞬间隐匿了身形。

月色依旧，清冷如常，留下的，只是两具无名的尸体罢了。

…..

“洛风，你还知道回来！”

黑衣少年便是洛风，当他刚刚推开房门的那一刻，厅堂之上的洛影枭便一脸怒意，低声咆哮起来。

父亲的咆哮声，第一次感觉这么亲切。少年惨白的脸色露出一丝苦笑，旋即失去了意识，倒在了地上。

“哎，妇人之仁！”洛影枭一个闪身，抱起少年，撕开染血的衣袖，半寸的伤口赫然在目，伤口的四周已经开始溃烂，毒素已然开始蔓延。

“居然是夜鸩！你这兔崽子，还真是会给你老子找事。”语气无奈却透着慈爱。

……

城内的某处庄园，树木繁盛，一间精致的小木屋若隐若现，内部装饰简约却不简单，几盏油灯发出淡淡的光华。

一缕缕熏香，袅袅升起，桌旁的老者吸入口鼻，精神顿时为之一振。

“混合了妖丹的沉香，今日得见，真乃我小老儿三生有幸。”

老者已在屋内等候了半柱香的时间，待到首领出现，便小心翼翼的恭维道。

“今日的任务，你们办的不错，事成之时，定少不了你们好处。”青年首领淡淡道，一张被铁质面具遮挡的脸上，并不能看见任何表情。

“丽娘和火屠都死了。”

“两个废物，死了也就死了，也不枉我浪费了这么多粮食”。青年皱了皱眉：“记住，做事干净点，别留下什么线索。”

“是！”

青年摆了摆手，示意老者退下。

老者走的时候故意放慢了脚步，这种沉香，他自己可享用不起。

来到一面铜镜前，缓缓抬起左手，青年颤抖着摘下了自己的面具。

当镜子里浮现出自己的脸庞时，他的情绪开始失控起来，那扭曲丑陋的左脸，是他抹不去的伤痛。

“洛影枭，这些年来，我跟地沟里的老鼠一样活着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把你踩在脚下，这一次，我不达目的，誓不罢休！”

无形的气浪四散开来，一张木质长桌化成齑粉，那张完好的铁质面具，也在他的手里渐渐扭曲变形。

第二章 失落之城

三天后的清晨，温暖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房间的空地上，驱散了夜间的寒气。

睁开惺忪的睡眼，洛风抬起受伤的右手，慵懒的瞥了一眼。

伤口已经被细心包扎，但依然能够看到透过布条渗出的血迹，浑身上下也没了中毒的迹象。

这样的场景，他已经历过三次，每次都是在死亡的边缘徘徊，每次都是被父亲拉了回来，这是第四次，只是睡得有些久了。

洛风用左手撑起整个上半身，缓慢挪动了自己的双腿，靠在床沿，呆呆的注视着窗外，回想着一些事情。

自记事起，洛风就随父亲生活在失落之城。

从父亲的口中得知，小城地处荒天大陆的西北角，位于绵延万里的雷霆山脉以北。失落之城被结界覆盖，四周又以幻境加持。

人若是进入幻境，便会循着路，来到小城之中。简而言之，进入容易，出去难。想逃离的，大都变成了城墙下的一具枯骨，而这，也是小城不为世人所知的原因。

“听说，城外的月光是雪白的……”洛风喃喃自语：“这猩红的月光真让人不舒服！”

城内的秩序，混乱中又有着规则可循。

十二影卫隶属于城主，他们活在黑暗里，个个身怀绝技，却常伴杀戮左右。想逃离小城的那些人，若不是困于幻境徘徊致死，那就一定是命丧于影卫之手。

没人见过影卫的真面目，因为见过的，都在城墙外面躺着了。

在这里，杀人并不用担责，你需要的，只是在拿起屠刀的那一刻，做好可能被杀的准备。当然了，如果足够强，那你就可以为所欲为，只要不触及城主的底线就好。

底线是什么？见到影卫的时候就是底线！

和城里大多数孩子一样，母亲对洛风来说是个很模糊的概念，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离他而去了，记忆中的母亲，很温柔，很善良。

小时候的他，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死，以为母亲只是睡了一觉，第二天就会醒来，他更不明白，父亲那时候为什么会流眼泪。

那是他唯一一次见到这个坚强的男人流眼泪。

冷漠，暴躁，强大，是洛风对父亲的评价。

自从母亲走后，父亲再也没有露过笑脸，脾气也越发的暴躁起来，但是父亲很强大，毋庸置疑的强大。

他使的是一柄长剑，在洛风的印象里，这把长剑没有离开过他三尺的距离。按照他的意思来说，这样做的原因，就是仇家太多了。

父亲从小就告诫洛风，在失落之城，善念，是一种极其昂贵的奢侈品。

在这个混乱与秩序并存的社会里，力量，才是被所有人推崇的。强者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，弱者，只能沦为砧板上的鱼肉。

没有任何庇护，大部分男人只能过着刀口舔血的生活，他们大多干着烧杀抢掠的勾当，整天都在杀人与被杀的麻木生活中挣扎，一个铜子一大碗的劣质酒，就是他们最好的消遣了。

好看的脸蛋，永远是女人对付男人最有力的的武器，弱小的女人依附着强大的男人，摆脱了血腥，但却在争宠的过程中变得越发恶毒，她们杀人，甚至不用刀子。

父亲是个强者，可洛风算不上。

《大陆编年史》记载，荒天大陆上修行者主要分为两个大派：荒武者和御灵师，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派系。

修者又分为：先天、化神、人极、了尘、破灭、凝魂、涅槃七大境界，每个大境界又分为九个小阶段。比较特殊的是，荒武者会多出一个炼体境。

洛风还记得，这本书，是他三岁生日那天，父亲送他的礼物。

也是从那天开始，父亲开始教他读书写字。

“爹爹，你为什么不教孩儿武道之学？”四岁的洛风抓着父亲的一角，一脸疑惑。

父亲半天没有吭声，最后无奈的摇了摇头，叹气道：“风儿不用修行，爹爹会护着你，爹爹很强。”

“那爹爹到底多强？爹爹是书上哪个境界？会不会打不过坏人？”

“爹爹的境界不在书上，这个大陆上还有很多书上没记录的东西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未知的世界远比你想象的大。”父亲意味深长道，目光却看向了城墙外的远方。

那时候的洛风，年纪小，不懂父亲说的那些话，但是现在回想起来，他确定了两点：父亲很强，自己很弱。

一身的功夫，只能代表他比普通人强。

父亲的变化是在他五岁的某一天。

“从今天开始，爹爹会教你一些无需斗气便能施展的剑技。”父亲摸着他的头：“这样一来，万一以后我不在了，你也能照顾自己。”

“爹爹，你要去哪？别丢下风儿！”

“你不用管！”父亲两眼通红，怒道：“你记住我说的就行！”

洛风被父亲的样子吓到了，他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这样暴躁，顿时显得有些手足无措，眼睛里的泪水开始打转。

一晃就是十年，洛风变成了一个少年，也学会了父亲教授的剑技，但他一直没有忘记父亲叮嘱过他的一句话：

“不要挑衅任何一个拥有斗气的武者，更不要挑战任何一个灵修，即使是最初级的御灵师，除非，你想死。”

多年来，洛风清楚的认识到，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一个稍微厉害点的普通人。

拥有斗气的荒武者，至少也是先天境，而御灵师，本就是造物主的宠儿，他们在感受到灵力的那一刻，便已是修士当中的佼佼者。

“估计炼体四阶的武者能揍得我满地找牙吧。”洛风自嘲的笑了笑：“这辈子估计注定就这样了，修行之途，与我无缘啊。”

“你可别再给我找麻烦了！兔崽子！”

一声叱喝，让洛风想起来三年前，他尝试御灵师功法，由于被灵力排斥，差点被自己烧死的惨痛经历，幸亏父亲发现的及时，才捡回一条性命。

父亲推开房门，走到了洛风的面前。

“再有下次，你就死在外面吧！别回来浪费老子的精力。”

“我仇家很多，这次给你下套的我可不知道是谁，你这种心性，迟早会被人吃的连骨头都不剩！”

洛影枭看上去有些恼怒，但忿忿了两句之后，语气变得缓和起来：“这帮人不简单，下手很干脆，一点线索都没有留下，这段时间，你最好小心点。”

“让我知道是谁干的，我肯定会让他感到‘愉快’的！”

在‘愉快’这两个字上面，洛影枭特地加重了语气。

“你修炼不了斗气和灵力，所以别忘了我跟你说的那句话，以后你晚上就不用出门了，给我在家好好待着！别死了还让你老子给你收尸！混小子！”

父亲并没有给洛风反驳的机会，说完便摔门而去，只是脚步，看上去似乎有些轻浮。

“你想要力量吗？”

恍惚间，一道充满诱惑的声音从他的脑海响起，待到洛风回过神来，却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。

正当洛风万分疑惑的时候，他的房门又被推开了。

这一次，来的不是父亲，而是一位妙龄少女。

轻盈妙曼，婀娜多姿的身段，搭配上一袭淡紫色蕊蝶连衣裙，再加上脸上两个浅浅的酒窝，少女显得俏皮可爱。灵动的眸子左顾右盼，透着些许调皮的样子，乌黑亮丽的头发，被精心束成了百合髻，临近发梢处的那漂亮的蝴蝶结，更是让人眼前一亮。

少女白净细腻的手掌中，小心翼翼的捧着七八个瓶瓶罐罐。只见她左顾右盼一番之后，迈着小步子，轻轻的踱到了洛风的面前，嘴里还不停的嘟囔着什么。

第三章 亡国的公主

晨曦公主，在自己五岁生日的那天，被王国的子民这样称呼着。

苏晨曦，便是少女的名字。

那时候的她，有着温柔体贴的母后，有着治国有方的父王，被万千百姓拥护爱戴。

在失落之城，血腥与杀戮时时刻刻都在上演，而城外的世界，也是如此。

悲剧的序曲，是一个帝国的灭亡。

原本盛极一时、无可匹敌的庞大帝国，在一次次的内忧外患中，土崩瓦解。深蓝帝国，这个曾经辉煌无比的帝国，变成了史书上的王朝。

那，便是开始。

她的王国失去了帝国的庇护，外敌当前，她的亲叔叔发动了政变，窃取了王位，屠戮了所有反抗的人员，集体倒戈。

至此，山河破碎，家园不复。

那一年，北国的雪，下的格外的大。漫天的雪花，凝固了她的笑容，凛冽的寒风，撕碎了她的幸福。

她的家人，被疯狂的人们撕成了碎片，父王被公开斩首，母后也饮下了毒酒，母后死前看着她的眼神，那最后一滴泪水的滑落，她至今无法忘记。

原本充满温馨的宅邸，此刻已然成了她心中的梦魇，那里不再有疼爱自己的父王母后，也不会再有欢声和笑语，只剩下血与泪昭示着恶人们的斑斑劣迹。

国王的心腹，一位出色的老骑士，带着她从秘密通道，逃离了那里。为了躲避追兵，阴差阳错的来到了这座小城。

老骑士凭借着精湛的武艺，在这座城里谋得了生路，却不幸在两年后的某天，由于旧疾发作丢了性命。

无助的小晨曦，跑到了街上，她恳求路过的人们能够帮帮老骑士，但这里是失落之城，又有谁，会去关心一个将死之人？

弱小的她，最终没有等来施舍，却被一群地痞围了起来。

地痞在这里很常见，坑蒙拐骗样样精通，欺软怕硬是他们的专业代名词。眼见孤身一人的小女孩，他们便打起了歪主意。

他们想抓住她，找个有特殊癖好的买主，换上两枚银币，便能连续几个夜晚大摇大摆的迈入红玫瑰酒馆，买几杯劣质酒，再点上几斤卤牛肉，好好潇洒一回。

这两年来，她也见过不少这样的场面，她虽然害怕，但是没哭，记忆告诉她，哭，解决不了问题。

而洛风，恰巧陪着父亲和一位老者路过此地。

见此情形，洛风手握长剑冲了上去，在父亲无奈的眼光中，他的剑架在了一人的脖子上。

“放下她！然后你们可以滚了！”

“大侠，有话好好说，我们滚，我们这就滚。”看到来人手里品质不凡的长剑，领头的小混混立马打着哈哈道。

“呸！怕死的窝囊废！”看着连滚带爬的一群人，洛风有些不屑道。

“不是窝囊，风儿，你要记得，活着，比什么都重要！”洛影枭适时的提醒道。

女孩投来感激的目光：“谢谢……”却似乎欲言又止。

“你还需要什么帮助吗？”洛风老好人的习惯又犯了。

“我的爷爷快不行了，你们能不能帮帮我？”女孩的声音带着些哭腔。

“你爷爷在哪，快点带我们过去吧…..”

洛影枭叹了口气，但怕洛风出事，便也慢步跟了上去。

一行人穿过小巷，来到了女孩的住处，与其说是住处，不如说是一间柴房。

半掩着的木门，破败的墙壁，透光的屋顶，让人非常怀疑它能不能经受住下一次暴风雨的洗礼。没有窗户的屋子里，只能借着屋顶投入的几缕阳光看清情形。

屋子里没有一点生机，潮湿而且阴冷。

“他已经死了，没必要再看了……”同行的老者淡淡的说道。

“你胡说，爷爷他不会死的！他还要带我回雪国！”女孩生气的哽咽着。

忽然间，老者的皱了皱眉，推开了屋门，他瞥见了死去不久的老骑士，也看到了老骑士手里握着的族徽，上面，是一朵精致的雪花。

老者收回视线，闭上了眼睛，沉思了一会。

“孩子，你是不是姓苏？”老者关切的问道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你，你，你是不是叔叔派来杀我的？”女孩下意识的往后退了好几步，顺势躲在了洛风的背后。

“别怕，孩子…..我受过你祖上的恩惠，只可惜，你们的家事我也不能插手，你父母的事情我很抱歉。”

小女孩看上去有些疑惑，但还是放松了警惕。

“今天在这里遇到了你，也是缘分，你现在一个人无依无靠，我就收你为徒吧，也算是了了一桩心愿。”老者的眼里满是慈爱之色。

“秦老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你居然愿意收徒？”洛影枭有些吃惊。

“这个女娃娃资质上佳，做我的弟子应该不成问题。”老者摸了摸胡子，朝小女孩招了招手，笑着说道：“还不快过来拜见师傅？”

“师…师傅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

“我，我叫苏晨曦，母后给我取的名字……”

这是洛风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，也是他们相遇的故事。后续几年的相处当中，他，莫名其妙的成了她口中的哥哥。

“哥，我听师傅说你受伤了，怎么样，严重吗？还疼不疼？”苏晨曦脸上满是担忧之色。

“这些药是我从师傅那偷来的，你看看，有没有可以用到的…..”说完便开始摆弄起桌上的那些罐子，嘴里还念起了晦涩的药名。

洛风看着她的那副模样，笑了笑，不禁调侃道。

“我是受了点伤，不过多亏了我爹，现在已经没什么大碍了。倒是你，偷拿了你师傅这么多的药，回去免不了一顿训斥，赶紧拿回去。”

“师傅才舍不得骂我呢！他老人家可疼我了！”苏晨曦有些不悦，嘟囔起了小嘴。

眼前的少女，完全不像先天境界的御灵师，倒像是一个傲娇的邻家小妹妹。

“你真的没事了？可不许骗我！否则，我要你尝尝本姑娘的厉害！”

“喂喂，有你这么对待病人的吗？你这样以后可是嫁不出去的…..”

“啊！”

洛风玩笑还没开完，只感觉大腿一阵剧痛袭来，这小丫头，居然狠狠的拧了自己一把，痛得他直打哆嗦。要知道，这可是御灵师的力气，真是够疼的。

正当洛风哀嚎的时候，他的肚子开始不争气起来，咕咕的叫了起来。

“哥，你饿了啊？”

听到这句话，洛风已经猜到她接下来要说什么了，果不其然。

“要不要本姑娘亲自下厨，做上一桌子酒菜，给你补补？”苏晨曦调皮的说道，看她的样子似乎有些跃跃欲试了。

“这就不劳烦妹妹大人了，我们还是出去随便吃点，打发打发算了。”

洛风慌忙起身，穿上外衣。眼前这位少女，虽然在御灵师的修行方面颇具天赋，但是在厨艺方面的造诣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。

上一次，那些散发着奇怪气味的漆黑肉块，足足让他上了十二次茅房，整整十二次！

苏晨曦知道他是想逃，但她也尝过自己做过的饭菜，确实不是那么‘美味’，也就没有继续发作，只是撅着小嘴，不紧不慢的跟在了洛风的身后。

洛风手里还有一个金币，足够吃顿好的。在向父亲请示之后，便出了门去。

失落之城有一处很小的集市，这也是整个小城的秩序所在，这里受影卫庇护，有执法队巡逻，禁止一切暴力行径，违者当诛。

苏晨曦像一只脱笼的百灵鸟，开心的一蹦一跳，一路上光顾了她所能看见的每个摊位，大方的买下了她看上的每一件物品，她甚至已经把吃饭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
不一会的功夫，她的头上就多了几个新的发簪，脖子也新添了一条项链，手里还握了四个泥人，用她的话说就是：一个代表伯父，一个代表师傅，还有一个代表哥哥，最后一个是她自己。

卖泥人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，他的生意并不好，一整天下来也没有卖出去几个泥人，偶尔会有几个孩子缠着父母要买，但大多换来的是一顿训斥。

实际上，在这个城里，一般人是不会乱花一个铜子的，泥人这东西，不能吃不能喝，买来即是无用。但对苏晨曦来说，她并不缺钱。

作为一名先天高阶御灵师，她有足够多的方式赚取金币，制作一些低级的药剂便是她最拿手的营生。这还不包括她师傅给她的零花钱，即使是零花钱，也足够普通人挥霍几个月了。

苏晨曦的到来，让这个饱经风霜的老人面露喜色，一下子卖出四个泥人，意味着他能提前收摊了。

少女一路哼着小曲，迈着轻快的步子，东瞅瞅，西看看。

走走停停一个时辰，两人终于来到了目的地——血玫瑰酒楼。

洛风很喜欢这个地方，在这里，他能听到各种各样的趣闻，见到千奇百怪的人生。然而苏晨曦的小脸上，好像还有一丝不情不愿的表情。

她似乎在想，自己还没玩够，为什么酒楼这么快就到了？为什么这个该死的酒楼不建的远一点？

然而洛风，她那可怜的便宜哥哥，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

第四章 血玫瑰

血玫瑰酒楼的掌柜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女人，所有在酒楼吃过酒的人，都称她血玫瑰，至于其本名，没人关心。

对于酒楼的常客而言，血玫瑰的漂亮脸蛋比她的名字更具吸引力，而她胸前的丰满，更能勾起他们身为男人的欲望。

虽然都想在她的身上狠狠的抓上两把，但这些汉子也没那个胆量，他们只能在自己的脑海里幻想着一些不堪入目的场景。

洛风拉着苏晨曦刚跨进酒馆的门，就看见血玫瑰端坐在柜台前，正和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说着什么。

她右手托腮，左手不停的摆弄着几枚铜币，身穿一件大红色的上衣，美艳的不可方物。

“张老头，我这里的规矩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吃也吃了，喝也喝了，现在居然跟我说没钱？你当老娘我是欠你的还是怎么了？”血玫瑰很不屑的瞥了一眼老头。

“岂敢岂敢，就是借我张老头十个胆也不敢啊！”

嘭！

“那拿钱来！”女人将左手的几枚铜币狠狠的砸在了桌子上。

“掌柜的，您就大发慈悲破例一次吧，欠你的一个银币我会想办法给您补上，到时候再多给您十个铜币，您看怎么样？”血玫瑰口中的张老头用颤抖的声音恳求道。

“没钱喝什么酒？居然喝的还是五年的‘寒潭醉’？老东西，那可不是一个铜子一大碗的劣质酒！”血玫瑰火气渐渐大了起来。

“想办法还？你这一大把年纪的老东西，明天是死是活都是个问题，到时候你死在哪个臭水沟里，难不成你让我找一具尸体要钱？”

张老头有些不知所措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，两只布满皱纹的手臂不住的打着哆嗦，鼻尖也渗出了汗珠。

“来人！”

一瞬间，四名着装各异的男子出现在血玫瑰的面前。洛风甚至没有看清他们的身法。

能在失落之城开上这么大的酒楼，势力果然非同一般！

“按照规矩，卸了这老东西一条胳膊，然后，扔出去！”血玫瑰居然邪魅的冲着洛风笑了笑。

“慢着！”

还没等到洛风缓过神来，一旁的苏晨曦却大步走到了血玫瑰的跟前，她的脸色有些不太好看。

“不就是一个银币，你这女人怎么如此歹毒！”

“哎哟，我当是谁呢，原来是秦老的宝贝徒弟啊！”血玫瑰倒也不生气：“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他不还钱，难不成你还？”

“我还就我还！”苏晨曦从钱袋里摸出一枚银币，重重的拍在对方的面前。

“啧啧啧，真是大方，哎，你们这群御灵师，还真是有钱啊。”一边说着话，一边不忘将那一枚银币收入自己的抽屉里。

“守财奴！”

血玫瑰倒也不再理会这个气呼呼的少女，转而看向了张老头，全然没了之前的凶煞模样，甚至露出了一抹笑容。

“那么，张老头，运气不错，你不用少一条胳膊了，还有，你们四个也退下吧。”

血玫瑰摆了摆手，四名男子便迅速消失在一楼的大厅里。

张老头如释重负，他右手按在胸口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左手过了好一会才停止颤抖，脸色也渐渐好了起来。

“万分感谢美丽并且大方的小姐，您真是善良！”劫后余生的张老头讪笑着，毫不吝啬的恭维了苏晨曦两句。

“不用谢，我只是看不惯这恶毒女人罢了！”